



# 忆梅兰芳大师的 “移步而不换形”

□ 张颂甲

知,甚至遭受批判。回忆起这些,我不禁黯然神伤。

看了《天下归心》的演出,我为梅大师扬眉吐气。这是一出为梅大师恢复名誉的大戏,一出回归传统的大戏,一出践行“移步而不换形”的大戏。梅大师地下有知,也当含笑于九泉了。

## (一)

1949年10月底,梅大师参加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后,返沪途中应邀到天津市作短暂演出。他在津受到热烈欢迎自不待说。11月2日下午,年方22岁、刚刚进入天津《进步日报》(原大公报)做记者的我,有幸在海河之滨的一所公寓里访问了梅大师。

“多少年没在天津登台了?”我问他。“有十四五年了吧!”他感慨地说。

他身着深灰色西装,虽在旅途,毫无倦容。那年他56岁,但看上去很年轻,容貌光彩照人。

我们谈的热门话题是,新中国成立后戏剧改革问题。交谈不久,他的秘书许姬传先生也参加进来。对京剧如何改革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,梅大师发出那振聋发聩、掷地有声的主张:“移步而不换形。”当晚,我写出《“移步而不换形”——梅兰芳谈旧剧改革》的访问记,刊于11月3日《进步日报》第三版。同时刊登了梅大师的签名。

这篇访问记发表后,在北京引起了争议。天津市主管文化的领导告诉我,一些名家认为这是在宣扬改良主义观点,与京剧革命精神不相容。梅大师因为“捅了娄子”,暂时不能离津。

面临如此变故,最于心不安的是我这个“始作俑者”。过了两天,我怀着歉疚和不安的心情,再次登门看望梅大师。

大师得知这一消息后,精神紧张,心绪不宁。我看他容貌有些憔悴,也瘦了一些。他焦急并带有埋怨地说,“那天我只不过随便和你说说,没想到那么快发表,又那么快惹来许多麻烦……”

我歉意地说,“这事应由我承担责任。您可以写个声明,说那个观点本出于张某人,是记者强加给您的,与您无关。然后,我写个检讨,承担责任”。许姬传先生沉吟半晌说,“不好,那样反而会愈描愈黑,让人感到梅先生胆小怕事,推脱责任,不虚心认错”。他接着说,“不如由我出面写篇东西,讲明那天记者来访,梅先生有事,只说了几句就走了,对于‘移步’的观

点,本是许某人所说,应由我负责”。这样处理,梅大师和我也都觉得也不妥帖。巨人琢磨半天,终无良策。

为解决这个问题,天津市剧协出面召开了一次旧剧改革座谈会。市剧协主席何迟致词后,第二位就是梅大师发言。他站起来有些惴惴不安地作检讨说,“我很高兴在南下前夕还有这样一次集会。我也很感谢大家在这回演出中给我以很多帮助”。在涉及发言主题时,他说,“关于剧本的内容与形式问题,我来天津之初,曾发表过‘移步而不换形’的意见,后来和田汉、阿英、阿甲、马少波诸先生研究的结果,觉得我那意见是不对的。我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,形式与内容不可分割,内容决定形式,‘移步必然换形’……”

他发言后,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华粹深、作家方纪等人相继讲话,对梅作了与人为善、和风细雨式的批评。会场气氛相当温和,没有让梅大师感到难堪。最后,梅大师站起身来,频频点头向大家致谢。

直到万家灯火时分,座谈会才结束。次日(11月28日)晚8时多,我到车站送梅大师。许姬传先生和梅的弟子言慧珠登上了去沪的火车。3天后,即11月30日,座谈会记录全文发表在《进步日报》第一版和《天津日报》第四版上。

通过这次风波,我和梅大师倒是结下了“患难”友谊。他每次到天津来演出,都打电话约我到剧院后台见面,他边化妆边与我叙谈,很是亲切,并由许姬传先生陪同我在剧场前排加座看戏。

回首60多年前的这场风波,对梅大师来说,当然不是一件好事。与他和善、温良、恭俭、让的性格对照,无疑形成了极大的反差。但就他后来的涉世处事来说,又未尝不是一件“好事”。此后,因他谨言慎行,再未受到风雨的侵袭和风浪的冲击。

综观梅大师解放后直到逝世前,总是让人感到有些“沉默寡言”。自那次天津风波后,好像再没有听到他关于京剧改革的任何理论观点和独特见解了。这对京剧的发展和进步来说,不能不说是个损失。

谁也没有料到,事隔17年后,这件似乎已被忘怀的事情又被翻腾出来。此时,梅大师已作古,记者尚存,何幸之有?记者也曾被再三审问。由于我与戏剧界绝缘,再没有这方面的采写活动了,审问只好作罢,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。为此,我去北京图书馆寻出旧报纸,把有关报道、文字复印下来,捧读再三,真是五味杂陈,恍如隔世。

## (三)

《天下归心》在报纸上刊登的广告,非常醒目地用红色标示“一桌二椅”图案,可谓画龙点睛,道出了“移步而不换形”的精髓。

在传统京剧宽阔的舞台上,只摆上“一桌二椅”就可以开锣唱戏了,它表明京剧艺术的表现手段是写意而不是写实。在形体表演上,“一招一式”也都是通过多年积累下来的艺术程式来反映生活的真实,而不采用实物实景。如伏案即表示卧床,酒宴摆下只是一表而过,不需要真切地上酒上菜。舞台上虽然仅有“一桌二椅”,它却能派上几十种用场:可以是客厅的陈设,也可以是床铺罗帐,还可以是亭台楼阁,又可以是高山峻岭,如此等等,不一而足。剧情发展需要什么,它就是什么,这里有充分的写意空间。不仅“一桌二椅”代表许多实物、实景,4至8个龙套能代表千军万马,走一个圆场便是经过了万水千山。空空荡荡的舞台上,还可以有山川河海、竹篱茅舍、殿堂宫阙、古刹荒村。一根马鞭能显示英雄豪杰驰骋于荒滩大漠;一艘船桨可以代表舟船行驶在长江大河或曲港小溪,全凭演员恰到好处夸张表演。人们乐于观看这种举世无双的超时空“奇迹”出现在中国戏曲舞台上。因此,京剧的“形”是不必“换”的。

随着声、光、电等手段加入舞台布景,这可以显示出京剧与时俱进的“移步”,但它只能大略对剧情加以烘托和渲染,绝不能把它们变为实体。如果不用马鞭,真让一匹马走上舞台成何体统?《三岔口》的武打是在灯火通明的舞台上进行的,给人的印象却是伸手不见五指的一片漆黑。如果把舞台灯光熄灭,观众又如何看戏?这些都是不能更改的。也就是说,京剧固有的“形”不能“换”。

我们还不能忘记,京剧舞台上表现的唱、念、做、打、舞蹈、谱谑等,都是来源于生活,经过千锤百炼形成的各色表演艺术程式,同样是千百年来人们生活凝练出来的艺术真实。随着时代前进,艺术形式需要不断充实、提高,表现手段可以适当夸张、扩大,但不允许失真;生活的细节可以被聚焦浓缩,却不允许删改得悖乎情理。梅大师的“移步而不换形”论即指于此。如果不按照京剧的特色和发展规律,硬要用“换形”的人为手段以求“移步”,例如把京剧改为“话剧加唱”,那么,“形”愈“换”,距离正确发展的艺术道路愈远。

# 流年

□ 熊魁

筒,哗哗的渠水就进了咱家的土瓷水缸。不要水的时候,把竹槽的一端支到檩上挂着的那根篾绳圈儿上。这种取水方式,张家堡人叫“捡水吃”。哪怕冬天,澄澈的渠水仍带着点儿清爽、香冽,藏着丝丝甜滋和些许温暖。小时候学“海”字,老师讲海的颜色,我想站在岸边的人眼力所及的地方也不过一汪幽碧,与我从碓窝和土瓷水缸里观察到的水色没有两样。

后来,我一见到大河大江大水,就会想起童年时代的水色。兴许那些个日子里,稚嫩的心灵已在模糊地感知着冬天的本质,感知着自然。我把头伸到土瓷水缸的上方,看到倒影和水色交融,自己恍惚掉进了偌大的缸底,周围是死寂的严寒。冬天正慢慢地坠向深渊,孤立无援。

在张家堡,除开樱花,要推李花开得早了。农历正月、二月间,银花满树,绿树相连。往往大清早起床,我胡乱地穿了衣裤,揣着书本,一溜烟儿地蹿上树来,小鸟似的对着天空开始了晨诵。不论有人到树下捡拾柴火,还是大人扛着犁吆喝着牛去早耕,都不能扰乱我的思绪。看着烟囱升腾的袅袅炊烟,田间犁出的波峰浪谷,我想定要刮去祖辈不认识扁担那个“一”的痛苦。今生的执著和坚韧,恐怕是从这里起步的。对李花和李花盛开的季节,我有着任何其他东西无法取代的感情。

相较于成年,童年时期对事物的印象最为深刻,也最轮廓不清。夏天的黄昏,太阳踉踉跄跄地从我家屋脊滚下去后,天空开始火烧云,霞香樟树。祖父在院角围上一大木桶水,用木瓢朝立在一侧的黄牛身上浇着,一边用稻草把子擦拭它身上的污垢。母亲在碓窝里填充些稻谷,站上宽大的碓木柄,啾啾吱吱地春捣,声音被树壁、墙头、山崖抵挡,传出沉闷回响。不一会儿,洁白的米粒星星点点地冒出来。母亲用簸箕扬去糠秕等杂物,多掺些玉米粒,喷香的“裹衣饭”便指日可待。每每这时,我们兄弟姐妹在院子里蹦来蹦去地热闹。祖母坐在附近的石墩,笑意盎然地看护着儿孙。父亲给牛打夜草回来,姐姐和我多半会去帮他卸下肩头的竹背篋。这个画面,永久地留下了朦胧而明丽的色彩。啾啾吱吱的碓声,质朴的儿歌,以及这个黄昏洋溢的和諧氛围,一直融合在记忆的片段里。

阳春时节,父亲攀上树梢采摘香椿嫩芽,母亲做椿叶儿炒鸡蛋,是在黄昏。农历四月初,祖父从地里刨来嫩生生的土豆,祖母和着糯米汤圆煮上,让我们尝新,说是吃“立夏饭”,有冲清气和的功效。大概还是黄昏。在墙角燃一只从野外掘来的大柏木挖灶,一家人围着取暖,孩子们聚精会神地听长辈讲“文化大革命”、“三年自

然灾害”和他们年轻时经历的故事,我很难断定是在暮秋还是冬天抑或初春,但可确定无疑地作为黄昏的事件追忆。关于黄昏的片段很多。记忆深处,黄昏有种特殊气息,对年轻的心灵起着特殊的作用。

小时候,邀约伙伴,三五成群去放牧,备足干粮,漫山遍野地遛完整个白昼。不论景致多么优美,不论彼此多么留恋,只要黄昏来临,大伙都作鸟兽散。有的拽着牛绳使劲地走,有的赶着羊群飞快地跑,跟着耍的伙计则一路狂奔。特别是仲夏的傍晚,本来还在河里游泳,发现有人溜了,其余的急忙爬上岸,一手拎着裤子,一手提着凉鞋,赶着牛羊,迅速地接上去,心急火燎地往家里赶路。每个人以不同的姿态和速度逃离黄昏。我们可以在黄昏找到特多的喜悦与祥和,但在孩子的心底,黄昏似乎跟凄凉、孤寂和惧怕相连。黄昏仿佛海洋里的水,随时会把孤身泅渡的人淹没。

黄昏时刻,我和妻牵着2岁零4个月的双胞胎儿子,在马路边溜达。俩小东西早已指着家的方向,闹着回去。搂住哥哥俩,我轻轻吻了吻他们胖乎乎的脸蛋,联想自己童年的情形,很有乐趣。长大了,会自然地将黄昏和融进黄昏的快乐、悲伤、孤寂等情感区分开来,而黄昏或者说时光本身,无所谓值得惧怕与否。

9月13日下午,老家的弟弟打来电话,说母亲突然决定中秋节前去趟北京,而且要他们马上去买票,第二天就走。

自从母亲71岁那年从北京回到老家后,20年来未曾提及再到北京的想法。每年春节回老家,我总少不了问她是否愿意再到北京住段时间,母亲总是说:自古70不留宿,80不留食,90不留凳。上了年纪,就不愿再出远门了,害怕万一有个好歹,埋不到家乡的黄土里。

实在猜不透母亲这次来北京的原因。

9月14日,星期六,北京西站站台。火车徐徐进站停靠站台,白发苍苍的母亲在侄子搀扶下,步履蹒跚走出车厢。

接下来的几天,我白天上班,晚上回家给母亲说工作和生活中的事情,母亲继续讲她记忆里的国事、家事和个人进京的经历。给我的感觉,就是母亲这次来北京还是想儿子、看儿子、话家常。

令我终生难忘的一幕发生在9月20日晚上。晚饭后,母亲把我喊到她的房间里,关上门,并反锁上,表情严肃。

母亲像小时候常常教我做人的道理那样语重心长地说,人哪,一定要记住“吃人家的嘴软、拿人家的手软”,过去说“千里做官,为的吃穿”,咱现在不缺吃、不缺穿,不贪不沾才是个清白的人。

## 母亲送来的 “镜子”

□ 牛永泽

停了一会儿,母亲严肃地说,“我这次来,就是要当面问清楚,你整天在外面人与事打交道,有没有收过别人的金贵东西和现金?自己行为端不端自己清楚,别人也清楚,不干净不清白,最后吃亏的是自己”。为使母亲不再对这方面的事情担心,我将经历此类事情的情况和处理办法一一向母亲作了汇报。

我问母亲,“您这次来北京主要就是这件事?”她点头说是。我吃惊地问她,“那为什么来了快一个星期才告诉我。”

母亲说,“我在观察你,看你是不是变了,是不是贪财,有没有办不该办的事,交结不该交结的朋友”。

母亲令我震惊的举动还没有结束。

还是那一晚,母亲要求我做的第二件事,是给原部队的首长写一封道歉信。原因是几天前我给原部队的首长写了一封请求调整住房的信。她说,听到我这几天打了好几个电话,都是和人说房子的事,而且都是感到自己吃亏了,受了委屈。

我给母亲解释,我今年刚从部队转业,按照部队的待遇规定,我和爱人分别是师、团职干部,早就应该享受100多平方米的住房,可一直住着一个建筑面积54平方米、使用面积37平方米的两居公寓房。2008年,岳父患脑血栓半身不遂后,岳父岳母和我们生活在一起,女儿也已经13岁,仍是一家三口睡着上下铺。更主要的是,今年原部队机关竣工了4栋18层的团、营职公寓房,提出调整住房并没有什么过分的要求,安居才能乐业。

母亲并不这么认为。她说,“贪心是深沟,再多填不够。多大的房子算大?有住的地方就行,人要知足,把精力用在工作上、用在息上”。

对此,我和母亲理论了很长时间没能达成一致意见。我想即使我听话,妻子和女儿也难以接受她的想法。

沉默了一会儿,母亲坚决地说,这封道歉信不但要写,她还要在信上亲自写一句话。我问母亲写什么,母亲有些生气地说,“我要写‘我儿给你们添麻烦了,对不住领导!’”

母亲接着说,有大房子当然是好事,可你也不能为了分到好房子而闹情绪。住上大房子算什么、能说明什么?吃点苦、受点罪并不是坏事情,一定要看得远……

听着母亲的讲述,突然想到了自己的庸俗。也许,有些有权的父母把自己的孩子多争得一套房子视为爱;也许,那些“房姐”、“房叔”视此为财富的象征,可是我的母亲——一位91岁的农村老太太,却把这些身外之物看得如此淡泊。

我突然也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,果断地对母亲说:“妈,您说的对,这封道歉信我明天就写。这房,咱不要了!”

母亲的北京之行,近乎是冒着生命的危险,冒着她若是发生意外不能回归故里的最大忌讳,为的就是让她的儿子活得安全,活得清白,活得堂堂正正。母亲带给我的是一笔无价的财富,一份深深的大爱,更是一面雪亮的镜子:让我照出了自己的灵魂,心灵深处的强烈震撼久久难以平静。

随笔

## 故事

童年的记忆是纤尘不染的。儿时所感受到的味道十足的冬天、春天,如今只能到醇香无比的记忆酒窖里去找寻了。夏天和秋天,也是如此。

那个俗名张家堡的小地方,是生我养我的热土。冬天偶尔悠悠地下点小雪,屋脊上,道路旁,菜地里,薄薄地盖上一层雪霰,太阳一出来,不要一天半会儿工夫就融化了。长江以北地区,那种雪飘万里冰冻三尺的真正酷冬生活,与这里无缘。不过,还是能够让让人真切感受到严寒的滋味。

让我记忆深刻的,是院坝边上碓窝子里的水色。夜晚下了一场雪,半窝子的水上浮着层碎冰,纸屑般单薄。母亲淘洗完用来喂猪的红薯后,总把碓窝清洗得干干净净,然后舀进些水。不论是否结冰,在青砂质料碓壁的映衬下,水呈一味的深幽青碧,安闲而宁静,拒绝嬉戏。对30年前一个刚刚启蒙的学生来说,把一枚落叶安放在这样的水面上,首次形象地领略如履薄冰的意思,无论如何都会对他的人生产生影响,是真切的。

屋后有条小水渠。在靠房子一侧堤堰水平水面的地方,凿了一个小孔,孔内装好圆形竹筒,伸出堤外。下雨涨水时在孔门处挡块石板儿,枯水时节在下游用泥巴稍微拦阻一下,一年四季水源不断。老屋在临渠的墙壁上凿个小孔,孔内装载圆形竹